

残雪

Can Xue

〔日〕立原正秋 * 著

时卫国 * 译

残雪

CanXue

〔日〕立原正秋 * 著

时卫国 *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雪 / (日) 立原正秋著; 时卫国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5329-2245-6

I. 残… II. ①立…②时…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759 号

图字: 15-2003-91

《残りの雪》

© 立原正秋 198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CHIHARA MITUY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CHIHARA MITUYO.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28.25 插页 / 2 千字 / 304
印 数	1-5000
定 价	28.00 元

译者前言

——立原正秋与《残雪》

立原正秋(1926—1980)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流行小说作家,他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尤以擅长情欲描写而蜚声日本文坛。

立原正秋初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以纯文学作品居多,主要有《推销员·津田顺一》、《他人的自由》、《接吻和五个短篇》、《八月的下午和四个短篇》、《宍子和三个短篇》、《血田》等。其中代表作《八月的下午和四个短篇》获得了第二届近代文学奖。此后的作品以中、长篇小说为主,既有严肃文学作品,又有通俗文学作品。35岁后发表的中篇小说《薪能》、《剑崎》被列为芥川奖候补作品,短篇小说《漆花》被列为直木奖候补作品,中篇小说《白婴粟》获得了第55届直木奖。其中长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情炎》、《冬旅》、《丝绸之乡》、《能剧世家》、《花的生命》、《剑与花》、《春钟》、《那年冬天》等。其中长篇小说

《冬旅》发行130余万册，畅销日本全国，并被日本文部省(现为文部科学省，相当于国家教育部)指定为高中生必读的文学名著之一。《冬旅》和《丝绸之乡》、《能剧世家》、《花的生命》、《残雪》、《恋人们》、《情炎》、《剑与花》、《春钟》等被先后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受到广大观众一致好评。此后，作者声名大振，成为备受社会瞩目的流行小说家。

立原正秋于1980年5月不幸去世后，日本国内著名的出版社——角川书店出版了24卷本《立原正秋全集》，1997年4月该社又推出25卷本《新版立原正秋全集》。他辞世20多年来，其作品一直畅销不衰，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喜爱。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研究立原文学的著作和传记作品也相继问世，将立原正秋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立原正秋之所以能够蜚声日本文坛，就在于其作品具有高超的创作技巧、奇特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叙事风格。立原早年广泛涉猎夏目漱石、岛崎藤村和森鸥外等人的作品，钟情于日本古典文学，尤其是中世纪文学。他的创作风格深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影响。作品有一种书卷气，洋溢着浓郁的古典主义氛围和浪漫主义温情，是一位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擅长情欲描写的卓尔不群的小说家。著名作家白川正芳说，立原的作品多含有抒情的成分，令读者痛快淋漓，这一风格与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大风升平的《花影》一脉相承。立原是日本传统美的发掘者，对美进行了合乎伦理的探索(《十字花·解说》，1972年4月角川书店)。文艺评论家百目鬼恭三郎高度评价立原的纯文学长篇小说《夏光》，认为破灭之美乃日本传统的文学主题，而立原则是日本文学最正统的继承者(《夏光》，1975年7月，文春文库)。文艺评论家武田胜彦评价说，立原的短篇小说有两大特点：一是对性的极限的剖析，二是对情节的构筑。前者犹如外科医生实施手术，以冷峻的态度解剖人所具有的种种本能，并揭示这种本能的极限；后者则像解方程一

样井井有条地加以诠释，以严密的逻辑构筑情节。武田还就立原的创作手法与三岛由纪夫进行比较，认为三岛的作品像绘画，立原的作品则像音乐；绘画作品是空间艺术，而音乐作品是时间艺术；两人都采用解析手法，三岛是以积分来拓宽视野，立原则是以微分来局限视野。两者各有千秋，犹如歌舞伎与能剧之差异（《长夜·解说》，1979年9月，讲谈社文库）。

立原正秋擅长处理的题材是生与死、情与肉及混血问题。《白罂粟》、《剑与花》、《流镞马》、《薪能》、《能剧世家》皆是描写主人公破灭的优秀文学作品，情节曲折，叙事婉转，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幽思和淡淡的悲哀。《丝绸之乡》、《花的生命》则是情爱题材的长篇小说，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许许多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哀艳缠绵，荡气回肠。《剑崎》、《冬天的遗物》、《红砖房》、《夏光》则是混血题材的代表作品，刻画了混血儿在日本社会备受歧视而陷入精神苦恼的心路历程，揭示了混血儿无可回避的悲惨宿命。立原的作品以重视故事性著称，无论是《薪能》、《剑崎》、《白罂粟》、《丝绸之乡》、《花的生命》这样的纯文学作品，还是《冬旅》、《能剧世家》、《镰仓夫人》、《剑与花》、《海崖道路》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每件作品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个主题都展现一幅绚丽多姿的生活场景。可以说，长于故事描述、善于设置悬念、创造引人入胜的精神境界是立原文学作品的显著特色，同时也是受人好评的重要缘由。

《残雪》是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男女情爱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上世纪70年代。作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朝永里子和坂西浩平的情爱，另一条是工藤保之和几个女人的纠葛。朝永里子的丈夫工藤保之曾经是时代的宠儿、一流公司的职员，但他是个怯懦的人，在别人面前从来不敢发表个人意见。他对现代化、物质化的社会非常绝望，想脱离社会，做一个隐士，从女人的肉体上寻求解脱。他首先与性感的户坂千枝搞在一起，后又跟藤井爱子和三堀夫人厮混，最后丧失了生活目标，陷入迷惘的境

地。朝永里子在丈夫与情人私奔后，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在朋友的古董店里，里子认识了坂西浩平，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坠入情网。坂西浩平认为里子漂亮、可爱，生活索淡。他倾尽全力地珍护里子，使爱情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中不断超越、升华，也使里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然而情与法难以交融，坂西的妻子用软刀子扼杀了他们的情愫……

该作品线索纵横交错，情节跌宕起伏，展现出日本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画面。作者通过两条主线的交互描写，提出了几个严肃的问题：人应该靠什么活下去？爱是什么？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在恋爱中是扼杀自我，还是扼杀他人？作者有意刻画了工藤保之和朝永里子各自通过追求性与爱来实现自我拯救的情感历程，然而两者的发展轨迹和结局却耐人寻味：坂西浩平和里子的爱是在自然的净化下日臻成熟的，灵与肉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爱具有向心力，彼此之间凝聚着无以复加的情感，他们敢于探索爱的真谛，并充分地享受到了爱的美好与甜蜜；工藤保之和千枝的爱缺少自然的调和，没有借助大自然的力量使爱得到升华，彼此之间都有苟合的心理，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灵与肉得不到统一，加上爱情基础薄弱，经不得风雨，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分道扬镳……两条主线相互交织，情节发展泾渭分明，勾勒出两组迥然不同的爱情故事。

日本首都东京和古都镰仓成为本作品的主要舞台：东京是一个喧闹、浮躁、没有人情味的都市，人际关系非常微妙；镰仓则是一个富有情趣的田园，它没有城市的喧嚣，是一个安静的、可以使人放松的栖身之地。面对机械化、物质化的社会，从小在妈妈的娇惯下成长起来的工藤保之，始终摆脱不了妈妈的阴影，他毕业于一流大学，成为一流公司职员，并娶了大家闺秀为妻，应该说是时代的宠儿，但是面对世间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他感到无能为力，最后选择了逃避和退却。作品通过工藤的变故折射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颓废性，剖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现代

文明的痼疾。另一方面，作品通过里子的情感历程，诉说了现代社会中爱情的多变与艰辛。里子和坂西的爱虽然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但毕竟有悖于人伦道德，结局仍然是悲惨的。里子不得不吞下爱情给她带来的苦果。

作品还穿插塑造了与主人公有关的几个人物形象。里子的父亲朝永弘资是见过大世面的风云人物，多年来同情人保持密切接触，生活态度非常现实，他对女儿与坂西的爱情宽容、豁达；栗田绫江作为古董商的女儿，是里子的朋友，跟坂西浩平谈过一阵恋爱，因为太世故，被坂西抛弃，她发现坂西与里子热恋，便向坂西妻子通风报信，瓦解了坂西和里子的爱情；藤井爱子在千枝的店里打工，与工藤偷情，并想与工藤结婚，但没有如愿；三堀是工藤和千枝原先的上司，去国外之前就与千枝关系暧昧，后来又纠缠千枝，被工藤发现，千枝因此遭到抛弃；三堀太太发现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便找到工藤和千枝了解真相，后逼着工藤与自己做爱，以此报复负心的丈夫。这些人物的设置，使故事情节诡异有趣，线索迂回曲折，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两条主线，展现出一个五彩缤纷、波澜壮阔的社会舞台。

《残雪》于1973年3月至1974年1月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1974年4月由新潮出版社结集出版。1975年4月被日本东京(12频道)电视台搬上荧屏。1990年3月被日本TBS电视台改编为影视作品。本书则译自新潮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单行本《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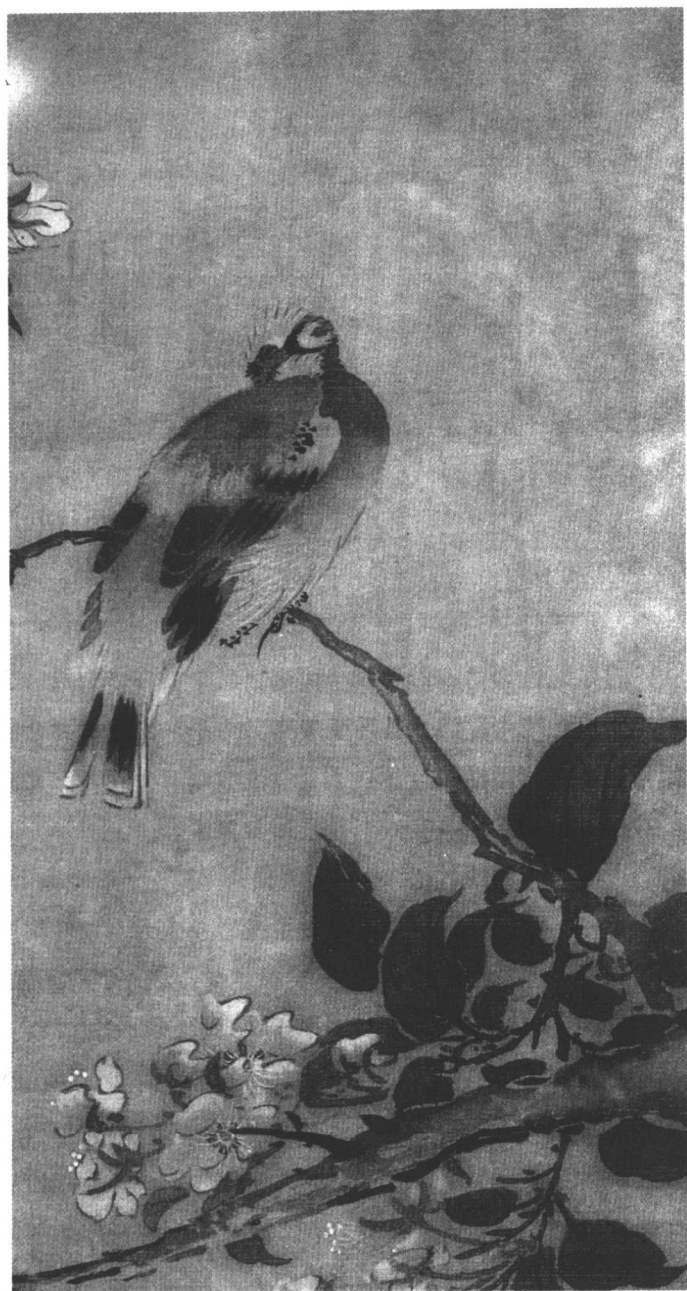
2003年6月16日

译者于洲原池畔

目录

一	山 樱	二
二	街 市	二四
三	六 月	四〇
四	胡 同	五六
五	骄 阳	七四
六	生 物	九六
七	茅 蜩	一二〇
八	陋 巷	一四四
九	秋 色	一六二
十	夕 阳	一八四
十一	通 路	二〇〇

十二 冬日	二二八
十三 白梅	二五二
十四 野花	二八二
十五 春水	二九六
十六 昼月	三三四
十七 越后	三三八
十八 心猿意马	三五八
十九 山茶花	三七二
二十 枯叶	三九四
二十一 潦倒	四〇八



山
樱

出了北镰仓站，沿着镰仓街道，朝小袋谷方向走一百来米，左边有家木材店。里子牵着克男的手，沿着木材店前面的路向左拐。那里就是谷户了。沿途右边有条小河，路两边幽静地分布着人家。有四个月没回娘家了。

去谷户的路翻过山，一直通到梶原。在这一带的山上，春天，山樱将朦胧的天空点缀得绚丽多彩，冬天，红叶则把山坡染得通红。尽管说是枫叶，其实枫类少，大部分是黄栌。不过在温暖的湘南地区来说，四季还是比较分明的。

路边的樱花盛开了。里子突然停住脚步，朝着樱花望去。樱花晶莹地融入午后的空中。里子的思绪没有向空中扩散，而是凝聚在樱花下面。里子凝视着樱花，觉得束手无策，怎么跟家人说呢？六年前的秋天，当她离开娘家嫁给工藤保之时，怎么也没想到会带着痛苦沿着谷户这条路回来。

河上搭着几座小桥。里子向右拐，走过第一座桥。再走一会儿，就能看见娘家的竹片篱笆了。

里子在娘家门前提了几秒钟，仰头看了看写着“朝永弘资”的门牌。这里虽然是自己的娘家，但里子却感到困惑。脑海里闪现出哥哥弘一和嫂子牧子的面孔。也许应该早想个办法……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里虽然是娘家，但不是她该回来的地方。

要在平时的话，推开门，说声“打扰一下”，就可以进屋，今天却是犹豫不决。这个星期发生的事必须要告诉家人，真发愁。

不一会儿，妈妈明子出来了。

“哎呀，这不是里子吗，怎么傻愣在那儿？快进来吧！你这孩子可真怪啊。”

“谢谢！大家都好吗？”

“我们都很好哇！”

明子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里子知道，这个星期自己的脸色已经显得憔悴了，就是化妆也瞒不了人。

当里子走进起居室，把视线移到院子里时，心里才平静下来。这里是她熟悉的院子，但是对她这样一个在东京住公寓的人来说，树木的色彩有点太浓了。

明子一边沏茶，一边告诉女儿牧子带佣人幸江买东西去了。

马醉木垂着白穗，三叶杜鹃已经开起来了。眼前仲春的情景让人觉得眼花缭乱。里子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妈，让我在这儿住两天吧！”

里子眺望着院子说。

“行啊。怎么啦？”

“我累极了。”

说完以后，里子感到一阵空虚。

明子不问有什么事，而问怎么啦。她相信女儿，从来没有怀疑过女儿。她在厨房里教女儿怎样不用计量器做饭，女儿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实际上朝永家厨房里的计量器只是在商人送货时，只用来称分量而已，除此之外，没什么用处，做饭时完全凭眼睛和直感。就是在学茶道和花道时，也不让她光学时髦的外表。明子让女儿跟做姑娘时曾经教过自己的禅僧学茶道和花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女儿不至于毁于一旦。

听见后门开了，孩子们的喧闹声随即冲进来。克男扔下咬开的煎饼，循声跑去。可能是弘一的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了。“洗手！”传来大人的声音。好像是牧子跟他们在一起。

“过后再听你讲吧。你要是累了，就在这儿住几天吧。”

明子站起来，朝后门走去。女儿刚才说“累极了”时，态度并不轻率，明子这才放了心。她觉得女儿确实是累了，莫非是夜里让丈夫纠缠的？明子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想起了丈夫弘资三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彼此在各个方面都追求和谐。如今女儿已经生了孩子，是个成熟的女人了。明子从女儿那里看到了她自己的过去。

先前在院子里徘徊的兰鹊，此刻正在向着茂密的树丛款款走去。里子一边用眼睛追着兰鹊，一边提醒自己：这可不是做梦！八天前的上午，她从柜子的小抽屉里发现了丈夫留给她的信。丈夫在公司里除了出差以外，从来没在外边过过夜，可是他昨晚没回家。那天早晨，里子醒来时，又想起丈

夫昨晚没回来，心里忐忑不安，觉得不应该这样。脑海里闪现出户坂千枝那副妖艳的面孔。里子这天要去幼儿园给孩子办理入园手续，她把前一天洗好的衣服熨了熨，正想把丈夫的手绢放进小抽屉时，发现了丈夫的信。

朝永里子：

对不起！我是个无用的男人，你是个非常出色的妻子。不是你不好，我确实是个无用的人。要了份离婚登记表，你给盖个章就可以离婚。拜托！

工藤保之

3月28日

那时，里子把信和离婚登记表摊在眼前，感到莫名其妙，怎么开这种玩笑呢——是觉得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七年，不会轻易分手吗？这时里子切断熨斗电源，把信和离婚登记表重新看了一遍。

信上如实地表现着丈夫的性格。丈夫是个诚实而懦弱的人，在别人面前从来不敢谈个人的想法。“这大概是跟我开玩笑吧！”里子一边琢磨，一边注视着给丈夫熨好的府绸短裤，心里感到格外空虚。

丈夫的公司叫“田村制作所”，生产各种机械设备。里子想起了丈夫的同事和上司。里子只跟他们见过一面，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丈夫上大学时就没有朋友，从没往家里领过朋友。他总是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孤寂地生活，没有朋友跟他交往。

里子往公司里拨了个电话，话务员马上把电话转到了丈

夫科室。

“工藤二月份就辞职了。您是哪一位？”

接电话的人可能是丈夫的同事，里子不认识。当听到对方这样回答时，里子才突然觉得丈夫的信带有现实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

里子这样说完，挂断了电话。然后她又把信和离婚登记表看了一遍，做了外出准备。

公寓的一楼有个临时照看孩子的地方。里子把克男送到那里，自己要去田村制作所。这座公寓位于麹町的一个角上，房子是两年前的秋天里子的父亲和仙台的工藤家出钱买的，光靠工藤保之那点收入是买不下来的。

田村制作所的办公室在新桥站前一座大楼的八楼上。里子向传达室报了姓名，要求见丈夫的上司。不一会儿她就被领进了会客室，丈夫的上司出来接见她。

“太太是朝永先生的女儿，我早就知道，不过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男人有五十来岁，中等身体，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杉浦健夫”。

“工藤君二月份就辞职了，您真的不知道吗？”

杉浦健夫露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我还以为工藤君转到朝永先生的公司去了。”

杉浦健夫歪头思索着。

里子不敢多说话，只说丈夫两天没回家，她来看看，然后便离开了田村制作所。丈夫的退职金已经领走了。里子到一楼，用公用电话打到田村制作所，让总机给找一下和丈夫一个科的户坂千枝。果然不出所料，对方说户坂千枝也是二